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胡藍之獄

太祖洪武二年冬十月上欲以楊憲爲丞相問劉基  
基素與憲厚以爲不可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  
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  
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  
褊淺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小犢耳將饋轅而破犁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  
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負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六年秋七月以胡惟庸爲中書左丞相

八年夏四月誠意伯劉基卒初上旣相胡惟庸基大  
感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  
何因憂憤增疾基嘗爲上陳甌閩事蓋甌閩之間有  
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鹺盜藪方氏所  
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檢司以控扼之其姦民弗便  
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而大豪復陰持其窳基使  
子璉上書奏之而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故銜基使刑  
部尙書吳雲劾之以淡洋踞山海有王氣欲圖爲墓

地民勿與則建立司之策以窘其人致激變疏入上下有司惟庸請加以重辟又欲逮基子璉獄上皆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入朝見上不敢辨惟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俄有疾惟庸覘上念基怠乃陽爲好者以正月朔挾醫來視疾基飲之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不省也又三月寢劇使使問之知不能起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

十三年春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謀不軌伏誅自楊憲汪廣洋旣敗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己者輒匿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二  
不聞由是奔競之徒趨其門下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於上惟庸銜之達有闢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爲己用爲福壽所發惟庸故起家寧國令時太師李善長秉政惟庸餽遺善長黃金二百兩遂得召入爲太常卿累遷中書參政遂與善長深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益無所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出竹筍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爲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夜有光燭天於是惟庸稍自負有邪謀矣會惟庸家人爲奸利事道關榜辱關吏吏奏之帝怒殺家人惟庸謝不知帝又究故

誠意伯死狀惟庸懼且見發乃計曰主上草菅勳舊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毋爲人束手寂寂而是時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者常犯法帝切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驍勇又見惟庸用事因與往來久之益密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驥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以邪謀惟庸又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三

元請兵爲外應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奔入輓輅中馬死惟庸殺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逆謀益急而是時日本貢使適私見惟庸惟庸約其王令以舟載精兵千人僞爲貢者及期會府中力士掩執帝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海就日本有成約正月戊戌惟庸因詭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臨幸帝許之駕出西華門內使雲奇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駭不能達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搥捶亂下雲奇右臂將折垂斃猶指賊臣第弗爲痛縮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複壁間刀槊林立卽發羽林掩捕拷掠

具狀磔於市并其黨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皆  
伏誅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株連甚眾羣臣請誅李  
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  
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  
言多合吾意遂命掌書記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  
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  
所掠持一升麥藏於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旣  
長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股肱心膂吾不忍罪之  
其勿問癸卯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倣古六卿之  
制改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祖訓云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四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不聞設立丞相自秦始制  
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有賢相然其中多小人  
專權亂政今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  
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 十二  
月致仕學士承旨宋濂以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  
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延一師  
尙始終不忘恭敬宋先生親教太子諸王豈忍殺之  
且宋先生家居寧知朝廷事耶上意解濂得發茂州  
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十四年春二月有訴浦江鄭氏交通胡惟庸者時四

方仇怨相告訐凡指爲胡黨宰相收坐重獄鄭氏素以孝義聞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其弟鄭湜曰弟在乃使諸兄罹刑辟耶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伏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卽宥之擢湜爲福建布政司參議

二十三年夏五月乙卯太師李善長自縊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冤略曰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善長於胡惟庸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五

親也使善長佐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男尙主女納妃而已矣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倖求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世絕宮污不保首領此善長之所熟見也人年邁精神意慮鼓舞倦矣偷安苟容則善長有之曾謂有血氣之強暴感動其中也哉且善長子事陛下託骨肉無纖芥之嫌凡爲此者必有深仇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迹而忽起此謀者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意哉今不

幸已失刑而臣懇惻爲陛下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不報國用疏解縉代草也 命刑部以肅清逆黨事播告天下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薛顯都督毛驥陳萬亮耿忠於琥凡二十人

二十五年秋八月丙子靖寧侯葉昇坐交通胡惟庸伏誅

太祖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命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六

軍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西番玉開平王常遇春婦弟也長身頰面有勇略從遇春麾下每戰先登陷陣所當無前遇春素稱於上上亦以遇春故寵異之累功至都督僉事至是同英討西番擒其渠嚙脖子斬獲以千計獲馬二萬餘匹牛羊十餘萬還封永昌侯十四年秋九月命永昌侯藍玉以征南副將軍同穎川侯傅友德討雲南轉戰平之

事見太  
祖平滇

二十年春正月命永昌侯藍玉爲右副將軍同宋國公馮勝襲金山納哈出降之併降其眾十餘萬勝以誑誤召還卽軍中拜玉爲大將軍

事見故  
元遺兵

二十一年夏四月大將軍藍玉襲捕魚兒海獲元主  
次子地保奴后妃公主百三十餘人吳王朶兒只等  
將相官校三十人男女七萬馬駝五萬上大悅下璽  
書褒玉比之衛青李靖 秋七月戊寅大將軍藍玉  
遣人送元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既而  
有言玉私元主妃事上大怒曰玉無禮如此豈大將  
軍所爲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玉還朝上切責之  
戒以率德改行 十二月壬戌封永昌侯藍玉爲涼  
國公先是擬封玉梁國公至是改封涼鑄其過於券  
二十三年春正月西番蠻人復叛命涼國公藍玉率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七

都指揮瞿能往大渡河邀擊之玉討平崑川雜道克  
散毛峒擒土目刺惹等萬餘人置大水田千戶所進  
平施南忠建二宣撫司叛蠻還增歲祿賜黃金文綺  
尋詔還鄉

二十四年冬十月命涼國公藍玉往陝西訓練軍士  
二十五年夏四月涼國公藍玉捕逃寇祁者孫遂略  
西番罕東之地玉兵入罕東遣都督宋晟徇阿眞州  
番眾皆遠遁而會蜀故降將月魯帖木兒反建昌使  
玉移師討之至則裨將瞿能已大破其眾月魯帖木  
兒走柏興玉以計誘縛其父子送京師斬之盡降其

餘黨便宜請增設諸衛且請籍民爲兵上報設諸衛而不許籍民遂班師

二十六年春正月乙酉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伏誅初胡惟庸之畔有稱玉與其謀者上以其功大宥不問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爲大將總兵征伐甚稱上意嘗措置陝西邊事至蘭川墜馬微傷手詔慰勞之比於中山開平二王然玉素不學性復很復見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橫暴蓄莊奴假子數千人出入乘勢漁獵嘗占東昌民田民訟之御史按問玉執御史捶而逐之先是北征還私其珍寶駝馬無算度喜峰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八

關吏以夜不卽納王大怒縱兵毀關而入上聞之不樂併詰責其私元主妃玉慢不省嘗見上命坐或侍宴飲玉動止傲慢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黥刺軍士甚至違詔出師恣作威福以脅制其下至是征西還意圖陞爵及命爲太傅玉攘袂大言曰我固不當爲太師也恆怏怏不樂居宋潁二公下間奏事上不從玉懼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乃謀反當是時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恪吏部尙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嘗爲玉部將者玉乃遣親信召之晨

夜會私宅謀議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將爲變約束已定爲錦衣衛指揮蔣獻所告命羣臣訊狀其實磔於市夷三族徹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將卒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蔓衍過於胡惟庸 三月辛酉

會寧侯張溫都督蕭用濬陽侯察罕坐藍玉黨伏誅九月詔胡黨藍黨除已捕在官者外其未發不究谷應泰曰昔者太公賜履南至穆陵鸞熊論封奄有江漢以故土田圭瓚勒之景鐘而彤弓盧矢銘之太常用以分王功臣永保厥世甚盛典也乃高帝刑馬縮豨伏鑕闔誓國伍胥屬鏹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九

遺介推於綿上試文種於地下弓藏鳥盡良足悲矣明太祖力戰中原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賴予王之爪牙枕戈臥鼓藉苴林之虓虎洪武三年大告武成論功行賞公爵者十人侯爵者二十八人鐵券丹書誓諸白水河帶山礪爰及苗裔主非無勞之賜臣亦非無功之奉也獨奈何惟庸復壁藏兵藍玉家奴衷甲張敖不軌逼漢祖於柏人宣武稱兵追黃鬚於姑孰遂乃爵除五等禍及三宗然而推其始初胡以傾邪升鼎耳藍以寵利居成功不學無術器小任重宜其

及也乃論者以光武保全功臣所封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故君臣之恩始終不替鹿鳴天保若魚水焉然予考太祖之分封也至尊貴者無過韓國食祿四千石魏國食祿五千石未嘗裂土自王也至任用者出師則本於廟算還軍則歸之禁旅亦未嘗得專征伐也凡此內安外攘勢若犬牙強榦弱枝何難控禦而乃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圖倉卒啟機傳會難明之事株連者四萬失侯者二十周內深文亦云慘矣夫淮陰陽夏就令關通彭越欒布罪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十

無相及而况阜隸之後漸乃式微耐金之舉以次削除寧有朝登盟府夕繫檻車口血未乾爰書遂擬以致善長自縊景濂道亡蕭何三木而就徵望之仰藥而自殺豈尙功之典不設於齊侯而議功之條不載於周禮耶雖然高帝晚年甘露慶雲屢書於冊而醴泉之詐興貶爵削封播告於外而伏甲之謀起是則胡藍之釁抑亦鳳德之衰也至若徐中山之忠志無疵李岐陽之好學飭行湯信公之聽命唯謹沐西平之居貴不驕竝皆攀龍鱗而有功履虎尾而不啞鳴

呼與畢散之徒爭烈矣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七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三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開國規模

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率羣臣奉太祖卽吳王位以李善長爲中書右相國徐達爲中書左相國太祖退朝語善長等曰建國之初先正綱紀綱紀先禮元氏主荒臣專今儀鑒之三月置起居給事中日侍左右記言動諭中書省臣許山林士伍上書劾用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有學識者辟赴中書夏四月甲午太祖退朝語侍臣孔克仁曰秦主虐臣佞天下叛之漢高起布衣寬大善駕馭遂帝天下今元政弛極豪傑蜂起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因感歎久之五月太祖御白虎殿閱漢書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二十六年夏六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

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闡明聖賢之學尤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師也 十

二月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郊社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建圜丘於鍾山之陽以冬至祀昊天上帝建方丘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皇土地祇及建廟社立宮室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太祖見雕琢奇麗者命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千古之上茅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二

茨而聖雕峻而亡吾節儉是寶民力其毋殫乎 禁箋文頌美論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適觀羣下所進箋文多譽少規殊非君臣相成之道其一切禁止

太祖吳元年春正月戊戌諭中書省臣曰吾昔在軍中嘗空腹出戰得粗糲甚甘今未嘗忘之太平應天宣城諸郡吾渡江開創地供億尤勞其免太平租稅六年應天宣城諸郡一年 三月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

蔽賢者罰至是乃下令設文武二科其應文舉者察  
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  
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  
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尙虛文三年一開  
舉 夏五月下令曰予本布衣因亂撫定江左十有  
三年中原之民流離顛頓尙無所歸吾乃積粟控弦  
其徐宿濠泗壽邳襄陽安陸免徭賦三年 六月諭  
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  
害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古人用刑本求生人非求殺人故欽恤爲用刑之本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三

又諭中書省臣曰法有連坐之條吾以爲鞠獄當平  
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先王罪不及孥罰勿及  
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  
曰先王用刑時輕時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  
治之則犯者益眾太祖曰民之爲惡如衣之積垢加  
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  
新夫威以刑戮而使不敢犯其術淺矣且求生於重  
典是猶索魚於釜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無死之  
道 秋七月乙亥太祖御戟門閱雅樂自擊石磬學  
士朱升辨五音誤宮爲徵起居注熊鼎曰八音石聲

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百獸率舞太祖曰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卽八音諧矣鼎曰樂不外求在於君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太祖深然之 除郡縣官定賜予道里之費以養廉也 九月甲戌朔太廟成 癸卯新內三殿成曰

奉天華蓋謹身左右樓曰文樓武樓殿之後爲宮前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次序列皆樸素不爲飾命博士熊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於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用此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四

日有言瑞州出文石可甃地太祖曰敦崇儉樸猶恐習於奢華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侈麗言者慚而退 冬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先是承元制尙右至是改之以右相國李善長爲左相國勅禮官建元右丞余闕江州總管李黼御史大夫福壽祠歲時祀之 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上下滋弊至是臺察已立按察司將巡歷郡縣乃命李善長楊憲傅瓛劉基陶安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

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吏得藉手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適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吾與卿面議斟酌之庶可爲久遠之法已而律令成太祖親閱視去煩減重命頒行之十一月甲午圓丘成太祖出視世子從行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身不離畝畝手不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戶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五

凡居處食用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苦於饑寒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堪命矣 十二月丁未以先聖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癸丑中書省左相國李善長率文武羣臣勸進太祖辭固請不許明日復請許之辛酉善長率羣臣以卽位禮儀進甲子太祖御新宮以羣臣推戴之意祭告上帝神祇

太祖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上祀天地於南郊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遂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 丁丑大宴羣臣於奉天

殿上曰吾觀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君上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不言或臣下抗言直諫而君上飾非拒諫比來朕每發言百官唯諾而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可以直言者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 辛丑命廷臣兼東宮官先是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元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齒未長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博通今古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啟聞何必做彼作中書令乎禮部尙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

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  
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  
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  
貴狃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  
所措二公之言不可忘也 上欲官外戚后曰國家  
官爵當用賢能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且聞前  
世外戚家多驕淫不守法度致覆敗者陛下加恩妾  
族厚其賜予使得保守足矣若非才而官之恃寵致  
敗非妾所願也上遂止 上朝罷從容謂劉基章溢

曰朕起淮右以有天下戰陣之際橫雁鋒鏑者多常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七

惻然於懷夫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饑渴之望飲食若  
更甌以法令譬以藥療疾而加之以鴆民何賴焉溢  
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 上與儒  
臣論學術陶安對曰正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曰  
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色之眩目戰國之時  
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諸侯急於利者多從之往  
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  
道不興天下焉得而治安對曰陛下所言深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  
之道夫秦襲戰國之弊又安得知此 天下府州縣

官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賤人而厚己有才敏者或尼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諭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其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以定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上謂劉基曰曩者羣雄角逐生民塗炭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八

今天下次第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民之道在於寬仁上曰不施實惠而槩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民必當阜民之財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無以遂其生基頓首曰此所謂以仁心行仁政也二月勅中書省臣定郊社宗廟禮以聞於是李善長傅瓛陶安等引古酌今擬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太歲從夏至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四代各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祭及歲除則合祭於高廟社稷以春秋

二仲月上戊日從之 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鈐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連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旣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爲常 丁未詔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詔衣冠悉如唐制

乙丑命中書議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恐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九

役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農隙用之 庚午命選國子監生侍太子讀書 三月丁未命翰林儒臣修女誡 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以預政事至於嬪嬙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也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爲法

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甲申徐達奏上所獲山東土地甲兵數時近臣因進言山東有銀場可興舉者上曰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慙而退 乙酉蘄州進竹篔簹命卻之諭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無玩好之飾今蘄州進竹篔簹未有命而來獻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其勿受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 夏四月丁未命圖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以示子孫上謂侍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十

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後世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 丙辰禁宦官預政典兵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未嘗不爲之惋歎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秋七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請府州縣開設學校上嘉納之 庚寅賑恤中原貧民中書省臣慮財匱上曰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患無其心

果心注之何憂不贍 閏七月丁未徵天下賢才至

京授以守令上語中書省臣曰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先養其廉恥然後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乃厚賜而遣之 免吳江廣德

太平寧國和滁水旱災租 八月漳州府通判王禕

上言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爲心寬大以爲政昔者周家忠厚故垂八百年之基漢室寬大故開四百年之業蓋上天生物爲心春夏長養秋冬收藏其間雷電霜雪有時而搏擊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電霜雪無時不有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十一

下之法天道也浙西旣平租賦旣廣科斂之當減猶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上嘉納之時反元政尙嚴厲故禕以爲言 上謂宋濂等曰秦始皇漢武帝好尙神仙以求長生卒無所得使移此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卽神仙也 始置六部官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至是乃定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理庶務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先是上北巡命基同李善長畱守京師基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

而後惠政可施也上然之基素剛嚴凡僚吏有犯卽捕治之宦者監工匠不肅啟皇太子捕置法宿衛舍人奕碁於直舍按治之人皆側足立中書都事李彬執法事覺彬素附善長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上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雨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上還怨基者多訴於上前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會基有喪告歸許之上幸北京放元宮人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旁求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特命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惜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冬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所置水晶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左右碎之十一月辛丑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上問太子近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上

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爲太子時常投博局殺吳王  
世子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  
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  
撫百姓爲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  
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  
室盡君臣之義 甲辰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孔希  
大爲曲阜知縣皆世襲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尼山  
洙泗二書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  
亦令入學 十二月己巳上退朝還宮太子諸王侍  
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臺館榭爲游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三

觀之所誠不忍重傷民力耳昔商紂瓊宮瑤室天下  
怨之漢文帝欲作露臺惜百金之費當時國富民安  
爾等常存儆戒 辛未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  
服之制時人民仍元俗喪葬作樂娛尸御史高原侃  
奏禁之

二年春正月庚子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事  
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  
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未之聞也夫步急  
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  
君臣耽於逸樂馴至淪亡其失在縱弛非寬也大抵

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  
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免中原田租詔曰  
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率眾渡江十有四年命將  
北征兵渡大河齊魯之民懽然饋迎近平燕都下晉  
冀民久被兵困征斂其北平山東山西免今年稅糧  
河南諸郡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亦行  
蠲免秦隴新附之民俱如一體以稱朕意 免江南  
田租詔曰朕渡江之始駐兵太平繼克鎮江下宣城  
西征北伐罔不底定朕念創業之初諸郡供億繁重  
嘗深憫之今天下十定其九太平應天鎮江免糧稅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古

一年寧國廣德無爲滁和亦如之

二月丙寅詔修

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  
亡史所以勸懲不可廢乃詔左丞相李善長前起居  
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  
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取元經世大典諸書資參考  
又遣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采訪元統至正事蹟

壬午上躬耕藉田於南郊既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  
蠶於北郊以爲祭祀衣服 三月戊申上與詹同論  
文章上曰古人爲文章以明道德通世務典謨之言  
皆明白易知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

文而誠意溢出至今誦之使人忠義感激近世文士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卽使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夏四月癸巳淮安寧國鎮江揚州台州各獻瑞麥一莖五穗三穗者甚眾羣臣賀上曰朕爲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使三光平寒暑時爲國家之瑞不以物爲瑞也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好功生事卒使海內空虛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至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此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已而禮部尙書崔亮奏祥瑞國家休徵按唐六典四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五

瑞有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大瑞景星慶雲麟鳳龜龍之類上瑞白狼赤兔之類中瑞蒼鳥朱雁之類下瑞岐麥嘉禾芝草連理枝之類今擬祥瑞合大瑞者所司表奏餘瑞驗實圖進上曰卿等所議但及祥瑞而不及災異不知災異乃上天示戒所繫尤重今後四方或有災異無論大小皆令所司卽時飛奏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體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密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因取大戴禮賈誼疏以進六月丁卯諭國子學官教養人才國子生習騎射秋八月己巳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上曰

朕觀周禮闈寺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爲大患  
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爲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  
於酒漿醢醢司服守祧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可斟  
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顧侍臣曰求善良於中涓百無  
一二用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腹心卽腹心病馭之  
之道但當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驕恣畏  
法則檢束 監察御史睢稼請命府州縣長吏月朔  
會民讀法詔儒臣纂修禮書 九月上詔問羣臣建  
都之地或言關中天府之國或言洛陽天地之中汴  
梁亦宋舊京或言北平宮室完備上以平定之初民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六

未休息供給力役悉資江南建業長江天塹足以立  
國臨濠前江後淮以險可恃以水可漕詔以爲中都  
冬十月辛巳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上諭中書省臣  
曰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兵革以來人習戰鬪朕謂治  
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  
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於是詔府  
設教授一訓導四生員四十人州設學正一訓導三  
生員三十人縣設教諭一訓導二生員二十人學者  
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  
不率者黜之

三年春二月壬戌上行後苑見鵲巢卵翼之勞喟然而歎令羣臣親老者許歸養 召浙西蘇州富民至京師面諭毋凌弱毋貪貧毋虐小母欺老孝敬父母和睦親族周恤貧乏各賜酒食而遣之 戊子詔天下有司推訪賢才 三月庚寅免應天徽州等十三

府州河南山東北平稅糧 丁酉鄭州知州蘇琦上言三事一關輔平涼北平遼右餘孽未平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一選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務者分鎮要害懷之以德其沙漠非要害處當毀其城郭徙人民於內地一墾田以實中原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七

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騷然十年之間耕桑之地變爲草莽宜責之守令召誘流徙未入籍之民官給牛種及時耕耨其守令能增戶開田從巡歷御史按察司申舉書奏命中書省采行之 夏四月以危素爲翰林侍讀學士已謫素居和州素居弘文館一日上御東閣聞履聲橐橐上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遂有是謫素踰年卒 夏五月甲午置司農司上以中原兵興以來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官以領之於是設司

開治所於河南 乙未嚴宮闈之政著爲令俾世守  
之上以元末宮嬪女謁私通外臣或番僧入宮攝持  
受戒而大臣命婦亦往來禁掖淫瀆褻亂遂深戒前  
代之失著爲典皇后止得治宮中嬪婦事宮門之外  
不得與焉宮費奏自尙宮內使監覆之始支部違者  
死私書出外者罪如之宮人疾言其狀徵藥羣臣命  
婦節慶朔望朝見中宮無故不得入人君無見外命  
婦禮天子親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子女進者勿受  
詔已亥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一道四  
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六

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策律五事試之詔曰  
成周之際取才於貢士賢者在職民有士君子之行  
漢唐宋科舉但貴詞章不求德藝前元設科取士權  
家勢要結納奔競賢者恥與竝進甘隱山林自今八  
月爲始特設科舉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其中選  
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非由  
科舉者毋得爲官許高麗安南占城諸國以鄉貢赴  
試於京師 丁未詔行大射禮令太學生及天下郡  
縣學生員皆習射 辛亥詔定服色禮部奏夏尙黑  
殷尙白周尙赤秦尙黑漢尙赤唐服飾尙黃旗幟尙

赤國家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尙赤爲宜上從之  
六月癸亥詔嶽鎮海濱竝去前代所封名號以山水  
本名稱其神禁淫祠 免蘇州浦糧詔蘇松嘉湖杭  
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耕種以所種田爲世業官  
給牛種舟糧資遣三年不徵稅時徙者四千餘戶  
秋九月大明集禮書成詔刊行之其書以吉凶軍賓  
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爲綱所該之目吉禮  
十四曰祀天曰祀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  
曰先農曰太歲風雷雲雨師曰嶽鎮海濱天下山川  
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五

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禮冠曰婚  
曰鄉飲酒禮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  
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弔賻曰喪儀又冠服車輅  
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凡  
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皆備具通五十卷 冬十月丙  
辰御史袁凱言保全功臣之道從之勅省臺延聘儒  
士於午門與諸將說書

四年春二月免太平鎮江寧國田租命工部遣官往  
廣東買耕牛給中原屯種之民 三月策試進士於  
奉天殿始合進士釋褐行釋菜禮 遣使祭歷代帝

王陵寢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殷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滎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殷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鄖縣祀神農寧遠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 閏三月命吏部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三

定內監等官品秩自監正令五品以下至從七品有差上謂侍臣曰古之宦豎不過司晨昏供使令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吾防之極嚴犯法者必斥去之履霜堅冰之意也 夏五月免江西浙江田租 六月戊申吏部尙書詹同禮部尙書陶凱作宴享九奏樂章曰本太初曰仰大明曰民初生曰品物亨曰御六龍曰泰階平曰君德成曰聖道成曰樂清寧上以協律善之悉屏俗樂 秋八月免淮揚臨濠秦滁無爲田租 上手書問劉基曰近西蜀

平疆宇恢廣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以猛然小人但喜寬遂恣誹謗今天鳴八載日中黑子疊見卿宜條悉以聞基上言以爲雪霜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上以其書付史館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五年夏六月甲辰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辭懸於宮中定宦官禁令冬十二月甲戌勅中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己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效而長於督運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三

命黜之山西汾州考平遙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上曰恢辦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命仍祀孟子初國子監請釋奠命罷孟子祀至是上曰孟子闢邪說辨異端發明先聖之道其復之

六年春正月來朝守令陞辭諭以慈祥豈弟母作僞甲寅以舉人張唯王璉等爲編修人文華堂肄業詔太子贊善宋濂正字桂彥良爲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定其優劣賜白金弓矢鞍馬寵遇甚隆二月甲午詔暫罷科舉令有司察舉賢才上諭中書

省臣曰朕設科舉求天下賢才以資任用今所司多取文詞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者甚眾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甚非所以稱朕意也其暫罷天下科舉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夏四月命吏部訪求天下賢才修昭鑒祖訓

錄成初上命陶凱等采摭漢唐以來藩王可爲觀戒者書成賜名昭鑒祖訓錄目十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義曰法律曰內令曰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上親爲之叙頒賜諸王秋八月上嘗從容諮正字桂彥良以治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三

道彥良對曰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有期也是時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頗用重典上謂彥良曰法數行而輒犯奈何彥良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也九月庚戌詔禁對偶文辭命翰林院儒臣擇唐宋名儒箋表可爲法者羣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令中書省頒爲式冬十月壬辰令考究前代糾劾內官法十二月令郡縣止存大寺觀一僧道併居焉禁女子四十下者爲尼

七年春正月庚午令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勞者就本部陞用諭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縣得一賢守令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繁劇同其量減之八年春正月甲子詔天下郡縣訪窮民無依者給衣食屋舍丁亥詔天下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教子弟有司以時程督上以北方喪亂之後命御史臺選國子生往各郡分教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給廩食衣服而遣之 山陽民父得罪當杖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三

子請代上曰朕爲孝子屈法特釋之 十二月陝州人獻天書斬之

九年夏六月詔改中書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秋九月中書省奏福建參政魏鑑瞿莊笞死奸吏上曰君之馭臣以禮臣之馭吏以法吏詐則政蠹政蠹則民病朕嘗令吏卒違法繩之以死有司多不法爲下所持任其縱橫莫敢誰何今兩參政能寘奸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特賜璽書勞之 閏九月庚寅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升聞詔謂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

事易見而患小其一事難知而患大此三者積於吾  
心久矣雖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乃上言曰  
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  
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分封太侈事見創奪諸藩臣觀歷代開國  
之君未有不以尙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  
事刑罰而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  
唐享國之數其在方冊昭然可觀也今議者曰宋元  
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以致亡滅陛下所以  
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  
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言

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  
務求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  
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  
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  
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  
者眾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法司  
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無寬宥之實所  
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  
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政  
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唐太宗曰鬻棺之家欲歲之

疫非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  
必求深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古之爲士者  
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敘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  
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  
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  
之士網羅摺撫務無遺逸有司催迫上道如捕重囚  
比至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  
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泊乎居官言動一跌於法苟免  
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  
泥沙卒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三

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  
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哉良由  
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旣廢  
以致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  
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林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  
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牽以罪人居之以怨嗟  
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賊  
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而乃勞  
重兵以討之彼卽驚駭潰散兼之深山大壑人跡不  
能追蹤之地捕之數年旣無其方乃歸咎於新附戶

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鷄犬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於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乃就附籍者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凡此皆臣所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備舉八議之法嚴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流俗失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獄訟爲

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  
不問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  
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  
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  
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首重社學  
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及憲司分部按臨亦但  
循習故常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  
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此守令未  
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條  
舉綱目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爲要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三

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績少者爲闕茸一有不  
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  
舉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  
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求善治而卒未能  
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司徒升於太學大樂正  
升諸司馬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  
爵之其考之詳如此今使天下郡縣生員升於太學  
或未數月遽選入官者間亦有之世間奇才罕有如  
顏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開國以來選舉  
秀才不爲不多選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賢者

能有幾人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書奏  
逮問瘐死獄中冬十月上與侍臣論女寵寺人外  
戚權臣藩鎮四裔之禍曰木必蠹而後風入之體必  
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由是矣漢亡於外戚閹  
寺唐亡於藩鎮戎狄然制之有道貴賤有體恩不掩  
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私愛苟犯政典裁以至  
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閹寺職在使令不假兵柄則  
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壅蔽謹威福則  
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財歸有司兵待符  
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四裔則修武備謹邊防來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天

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  
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省亦社稷無窮之利也十  
二月諭中書省臣凡職官聽選者早與銓注勿使資  
用乏絕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  
十年春正月工部承差張致中上言三事其一慎擇  
監察御史二京師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三  
北方開墾曠土令農民自實畝數以定稅糧守令不  
得責里甲虛增額數擢爲宛平知縣二月免仕者  
徭役著爲令夏五月有內侍以久侍內庭從容言  
及政事上卽日斥遣還鄉命終身不齒諭羣臣曰閹

寺之人在左右久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威竊權勢遂至於不可抑朕立法寺人不許預政事今決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六月詔天下臣民言事得實封直達御前秋八月庚戌改建圜丘於南郊先是郊祀一如周禮行之既久風雨不時災異迭見上謂天地猶父母父母異處人情有所未安乃命卽圜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大祀殿癸丑改建社稷壇於午門之右共爲一壇十一月丁亥冬至合祀天地奉天殿是年免河南山西廣東湖廣田租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完

十一年春三月禁奏事關白中書省

十二年春三月上退朝御便殿召儒臣論治道以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獨無言謫之

十三年春正月詔罷中書省陞六部官秩如古六卿之制見胡藍之獄三月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稅

糧額初王師圍姑蘇久不下上怒其民附寇且困於富室而更爲死守因取諸豪族租簿佃歷付有司俾如其數爲額蓋以懲一時也至是乃命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五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止徵三斗五月詔免天下今年田

租還山西軍二萬四千人爲民

十四年春三月上以北方自喪亂後經籍殘缺命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 秋七月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以何德忠金思存等爲參政參議諸官

十五年夏四月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斤之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請如元時置鐵冶都提舉司轄之歲可收鐵百餘萬斤上命杖之流海外 五月遣使求經明行修之士廣東儒士上治平策數千言上以其不及用賢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辛

責之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尙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擢用 上一日錄囚畢命御史袁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喜悉從之 秋九月晉府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十二事曰法天道廣地理順人心養聖德培國脈開經筵精選舉審刑罰敦教化馭四裔蒐才俊廣咨訪上嘉納之 十六年夏四月刑部尙書開濟議法巧密上曰竭澤而漁害及鯢鮪焚林而田禍及麋斃巧密之法百姓何堪非朕所望也濟強敏綜核善深文莫能自脫嘗

鬻獄借死囚脫代獄吏發之捶獄吏死冬十月下濟獄伏誅

十七年春三月戊戌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鄉試試三場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義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十五日試經史策五禮部會試以二月與鄉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罷閑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三

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秋七月丁酉勅內官母預外事凡諸司母與內監文移往來冬十月丁亥以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爲監察御

史 十八年春正月上諭戶部農桑衣食之本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衣錦繡

十九年春三月上諭戶部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樽節用度自有餘饒輕徭抑末使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毋事聚斂傷國體 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

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送京師 八月上與侍  
臣論宋太宗改封樞庫爲內藏庫上曰人君以四海  
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是他如  
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宋自乾  
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籍其數貸於內  
藏課賦有餘則償之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  
出入內藏旣盈乃以牙簽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  
出簽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書  
曰慎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財利之端及其後世困  
於兵革三司財用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三

能善始故也

二十年春正月上聞錦衣衛多以非法誑鞠罪囚命  
取其刑具悉焚之所繫囚仍送刑部審理 閏六月  
申養老之政於天下 秋七月有司請立武學祀太  
公上曰文武非二塗也太公從祀帝王廟罷其舊祀  
二十一年夏四月庶吉士解縉上言陛下取天下於  
羣盜救生民於塗炭此帝王之功也絕女寵寺人之  
患亡聲色遊畋之娛此帝王之略也乃國初至今二  
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云

世不絕賢又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陛下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良由誠信有間而用刑太繁也嘗聞陛下震怒誅鋤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於世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陛下又好觀道德心經說苑韻府諸書臣竊謂劉向學不純師陰氏韻府寒士叢說臣願陛下聚儒生上沂唐虞夏商周紀之奧下及關閩濂洛之傳令臣執筆而隨其後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俗樂可肆官伎非人道所爲痛懲法外之刑永革京城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三

之役婦女帷薄不修方令逮繫大臣過惡當誅且勿加戮倣古藍田呂氏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率先以旌勸之行授田均田之制舉常平義倉之法古時書院學田興復而廣益之此化原所由始也至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則又何取乎義夫節婦哉夫粢盛之潔衣服之舉儀文之備此畏天之末也簿書之期獄訟之斷鉤距之巧此治民之末也上手持其疏稱縉奇才然以其言頗迂不及行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上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

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二心德以化君子威以制小人不因乎地也

二十三年春正月削潮州生員陳質軍籍質父成大寧已死有司取質補伍質上書請卒業上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朕豈少一持戟之士乎許之除其伍

二十五年秋七月尙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教諭張恆給由至京師上問民間疾苦皆對曰不知也而非職事上曰宋儒胡瑗爲蘇湖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聖賢之道所以濟世也民情不知則所教何事其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五

竄之極邊命刑部榜諭天下學校 九月詔求通曉歷數推往知來者爵封侯山東監生周敬上疏諫略曰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歷數可定陛下但當修德則國祚自傳萬世陛下連年征伐臣民皆以爲恥不得傳國寶臣聞傳國寶出自楚平王秦始皇名之曰御璽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方今力役繁興戶口雖多民勞者眾賦斂過厚倉廩雖實民貧者多教化溥矣而民不悅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

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眾於是多取軍士廣積稅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豈無善人君子偶入誣誤之中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非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上頗納其言北征之議稍息

二十六年夏四月詔戶部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饑先發倉廩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 秋七月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直文華殿侍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三

講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爲常尋以東宮官屬闕徵浦江鄭王二姓子弟三十以上者選用九月甲子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爲右春坊右庶子未幾擢鄭沂爲禮部尙書 冬十一月天下學官入觀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泰州訓導門克新敷對亮直紹興府教授王俊華文辭工贍上擢克新爲左贊善俊華爲右贊善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故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庚戌上謂工部曰人之常情飽則

忘飢煖則忘寒一旦卒遇凶荒則茫然無措比年以來時歲頗豐然預防之計不可不早爾工部其論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授以種植法又益種棉花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秋九月庚申寰宇通志書成方隅之目有八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太平大寧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五百里四裔不與焉

二十八年夏六月己丑諭羣臣禁黥刺腓劓閹割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五

刑 秋七月有道士獻書上曰朕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命卻之

二十九年春三月壬申詔文廟從祀罷揚雄進董仲舒從行人司副楊砥言也

三十年夏五月甲寅大明律誥成刊布中外上御午門諭羣臣以祥刑之意 諭侍讀張信侍講戴彝以

論思爲職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世道當以古人自期毋負擢用之意 九月辛亥命戶

部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選年老者每月六

次持鐸徇於道路又令民每時置一鼓凡遇農桑時  
月晨起擊鼓會田所怠惰者里老督責之里老不勸  
督者罰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賙給  
十一月上御奉天殿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上問  
制用幾何對曰五百貫上曰五百貫農夫數口之家  
一歲之資也而爾費之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命  
切戒之

三十一年春正月上以山東河南民多惰於農事命  
戶部遣人材分詣各郡縣督民耕種具籍所種田地  
與收穀粟之數以聞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七

谷應泰曰太祖以淮西布衣仗劍討亂十五年  
之間遂成帝業開明堂禮上帝功云烈矣然而  
身行間手不輟書禮致儒臣深思治道慨自  
宋葉陵遲生民無主西京禮樂失自周遷晉代  
風流亡於江左繼之元人失馭濁亂乖離自古  
禍亂浸淫聖學放廢未有若是之酷者也非帝  
神靈崛起智勇挺興亦烏能克勘禍亂率由舊  
章撥亂反正若斯之速者乎觀其懲宦寺之失  
而禁內官預政懲女寵之禍而戒母后臨朝懲  
外戚之亂而令不封后家懲藩鎮之變而制武

臣不預兵食禍本亂階防維略盡至於著律令  
定典禮置百官立宗廟設軍衛建學校無不損  
益質文斟酌美備備考百王之蹟深明治亂之  
故振墜緒於秦灰永貽謀於周歷夫沛公老死  
行間漢治盡仍秦弊光武同符高祖三公僅參  
吏治唐美貞觀內多慚德宋推藝祖外寡經營  
求其網羅前哲範圍後王概乎未之逮也觀其  
官制典禮律令寶訓女誠臥碑本鐸祖訓大言  
炎炎至文郁郁義監二代法備三千共貫同條  
金聲玉振所以吳札初來必觀周禮武王下車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美

不改商舊蓋集大成者難爲毀繼至善者難爲  
功龍門作史不能成謗帝之書陸機悲吳猶能  
著辨亡之論以視秦中父老誇美三章宋室子  
孫侈功杯酒方斯盛軌風云陋矣而或者謂其  
誅戮韓彭廣封宗室猜疑豪傑遷徙富民直言  
痍死獄中詩過謫戍荒徼賈誼流涕於劍盤絳  
侯摧心於牘背所以七國之釁實啟養癰黃巾  
之禍不無食報河北降城竟無男子青城仗節  
獨有侍郎或亦作法之涼遂有天道之還乎蓋  
汴都城陷盡殲諸王元季羣雄率起大盜因而

懲噎不無吹羹帝性沈鷲果於屠殺微類漢高  
遜美唐宋或以此耳雖然隋文不永謂以急亡  
晉武短祚又以寬敗矯枉之不妨過正或亦英  
雄之善識時務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  
觀其開國規模弘遠矣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堯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輯

削奪諸藩

太祖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建文帝卽位詔改明年爲建文元年帝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生十年而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皇曰善九月庚寅立爲皇太孫時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五

一

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太孫喜曰吾獲是謀無慮矣初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元裔時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命竝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乃發洪武九年五星紊度日月相刑訓導葉居升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侈略曰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傳曰都城過百

雉國之害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  
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  
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  
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  
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  
擁眾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今議者曰諸  
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國也何不據漢晉之  
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  
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構兵  
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五

二

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  
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  
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  
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  
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  
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  
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太祖怒繫  
死獄中後無敢言者至是太祖崩遺詔曰朕受皇天  
之命膺大任於世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  
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

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佑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俱因其故勿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辛卯皇太孫卽皇帝位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尙書疎間也 六月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五

三

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帝患之謀諸齊泰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乃以事屬泰子澄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翦燕手足卽燕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京師削爵爲庶人遷之雲南 冬十一月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孺請以德化道之帝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素以賢聞故也 十二月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

政曰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諸王凡以護中國屏四裔爲聖子神孫計至遠也夫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晁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絕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五

四

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寧有不服順者哉上嘉之然不能用

建文元年春二月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更定官制 夏四月人告岷王梗不法事削其護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麟廢爲庶人又以湘王柏僞造鈔及擅殺人降勅切責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辱僕隸手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樽陰事詔至京廢爲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爲庶人未幾靖難兵起

谷應泰曰聞之周南始化二公分陝及其東遷  
晉鄭焉依以故眾建諸侯分王子弟屏藩天室  
拱衛京師勢綦重也高皇帝大寶既定翦桐論  
封燕王居北平代王居代郡寧王居大寧碁布  
星羅屹然立社揣其深謀不特維城之磐石抑  
亦北門之鎖鑰耳惟是并州警備多蓄重兵馬  
邑防秋得專節制鄭京城實危莊公晉曲沃實  
弑孝侯大都耦國禍之本也又况秦晉四府湘  
岷六藩莫不帝制自爲偃蹇坐大藉神明之胄  
挾肺腑之尊楊水以粼粼而興周道以親親而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五

五

弱變所從來非無故矣况乎沖齡御極主少國  
疑強宗亂家視同赧獻斯時賈生抱哭卽召吳  
楚之兵主父設謀便啟晉陽之甲將使三家盡  
分公室餘地悉入廩延正所謂養虎貽患蓄癰  
必潰者也故論者以建文之失在於削諸藩而  
予則以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論者又以建  
文之失在於削強藩而予則以不削強藩者燕  
王最強最先反寧王次強必次反毋怪齊泰黃  
子澄輩拊膺厝火握手閣門次第芟除計安宗  
社然而忠則竭矣算亦稍絀焉考其時周王岷

王都被掩捕齊藩代藩竝皆幽廢寧邸護衛見  
削湘王闔宮自焚數月之內大獄屢興案驗未  
明葛藟不芘必有託蒼天以報仇生皇家而勿  
願者况又中涓入燕逮繫官屬幾於十王竝戮  
七國行誅釁起兵端非無口實矣以予論之方  
太祖小祥之時正諸藩遣子之日宜於大內置  
百孫院因而畱之仍擇名臣傅之禮義四小侯  
就學於漢卽長安君入質於秦也而又分命洪  
武舊勳以撫綏爲名開闔通州分屯河濟倣亞  
夫之堅壁立辛毗於軍門仍賜溫綸躬行德化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五

六

梁王罪狀咸悉燒除吳王不臣錫之几杖則天  
潢諸嗣逆節雖萌反形猶戢而稍俟諸子弟年  
各冠婚卽以尺一之詔分裂其地國小則承無  
邪心內割則未遑外事天下亂絲可徐理而解  
也獨奈何葉居升之奏被譴於高皇而方孝孺  
之謀不行於嗣主比齊黃輩分道徵兵直出無  
策而石頭被詔激變蘇峻江陵蒙討逼反桓玄  
謀之不臧誰執其咎哉逮至燕兵南下建業合  
圍而谷穗獻門安楹首附周齊列藩以次復爵  
同惡相保理固然也獨是蜀王之賢無與興廢

之謀超然評論之外雖河間之書集博士而畢  
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俱靡何以加焉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五

七

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09815

